

抗战胜利后的北京城

——美国《生活》杂志摄影师德米特里·凯瑟尔镜头下的彩色北京

撰文/杨小军



北京故宫 1946年 德米特里·凯瑟尔 摄

1946年4月29日出版的《生活》杂志刊登了题为《北京——中国古都丰富的艺术珍宝》的彩色摄影专题，专题较为全面地介绍了北京美轮美奂的古代建筑、曲径通幽的皇家园林、精美绝伦的佛教造像，其中包括了故宫、颐和园、天坛、北海以及郊区等地著名的古代建筑和历史文物。

《生活》杂志摄影师德米特里·凯瑟尔(Dmitri Kessel)在北京拍摄的照片远远比杂志最终刊登的要多得多，除了拍摄的彩色照片，他拍摄的黑白照片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年北京人的生活。德米特里·凯瑟尔在北京的拍摄得到了国民政府的支持，并进行了航拍，这些颇具研究价值和欣赏价值的历史影像在60多年之后更显珍贵。

德米特里·凯瑟尔(Dmitri Kessel)是谁？

德米特里·凯瑟尔(Dmitri Kessel)1902年8月20日出生于俄罗斯基辅，1964年与雪莉·法莫(Shirley Farmer)结婚，1995年3月26日在美国纽约长岛南汉普顿医院去世，享年92岁。

凯瑟尔童年就开始接触摄影，14岁生日的时候，他父亲送给他一台布朗尼(Brownie)盒式相机作为生日礼物，他用相机拍摄朋友、家庭成员和他们的日常生活。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年轻的时候目睹并且在胶片上记录了乌克兰村民与波兰士兵之间的冲突，因此相比同时代的人，他较早地意识到了摄影见证历史的力量。20世纪20年代他曾经进入苏联波尔塔瓦(Poltava)军事学

院学习，后来成为乌克兰红军的一名骑兵军官，再后来还曾在莫斯科学习工业化学，1923年移居美国。1925年，他定居纽约。后来他成为《生活》杂志的一名摄影师，开始在全世界很多地方报道战事，曾经在解放欧洲的前线采访，也曾报道刚果的地区冲突。

1923年移居美国后，对于他这样的东欧移民来说，要适应美国的生活并不容易。开始的时候凯瑟尔为一家皮毛商店兼职拍摄照片，并且为一家俄文报纸做通讯员，1934年他进入拉宾诺维奇(Rabinovitch)摄影学校学习。这时候小型相机开始出现，他所接受的摄影教育也发生了变化。小型相机携带方便，摄影师可以更加迅速地拍摄，并且能够帮助摄影师应对很多拍摄难题。随后出现的颇具影响力的《生活》杂志和《财富》杂志，也为新成长起来的年轻摄影师提供了展示个人才华的完美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可以看到格丽特·伯克-怀特(Margaret Bourke-White)、艾尔弗雷德·艾森斯塔特和德米特里·凯瑟尔等摄影师的身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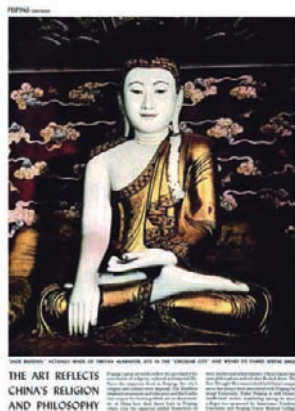
凯瑟尔开始是以《财富》杂志自由摄影师的身份来接受新闻摄影培训的，他与伯克-怀特后来成为美国工业摄影的先锋。在《财富》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原来《财富》杂志的亨利·卢斯(Henry Luce)开始着手《生活》杂志的工作，凯瑟尔因此转到《生活》杂志工作。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凯瑟尔确立了自己作为摄影记者的地位。他1937年开始战地报道，并在1942年成为《生活》杂志的战地记者，每有战事，战场上都会出现他的身影，将精彩的图文源源不断地传给后方。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被派到北大西洋报道美国军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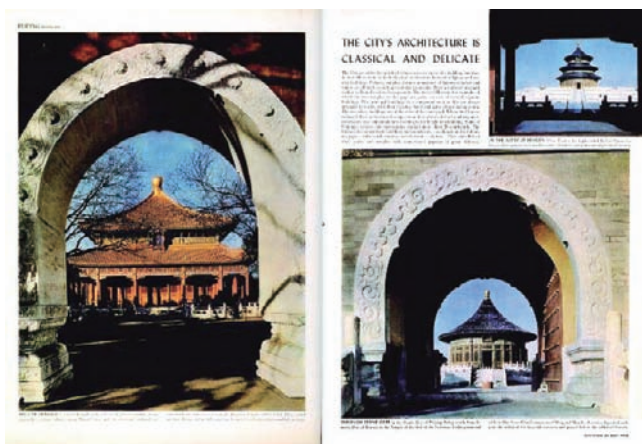
1946年4月29日《生活》杂志封面



1946年4月29日《生活》杂志中国北京专题



1946年4月29日《生活》杂志中国北京专题



1946年4月29日《生活》杂志中国北京专题



1946年4月29日《生活》杂志中国专题

在阿留申岛的登陆以及英军在希腊的登陆。他还曾报道希腊内战。

战后，凯瑟尔被《生活》杂志派到巴黎分部进行驻外拍摄，曾经到中国、巴基斯坦、印度、西班牙、锡兰和日本拍摄。1950年受杂志委派，他拍摄了阿嘎可汗（Aga Khan）婚礼的图片故事，并报道由此在伊朗和苏联之间所造成的紧张关系。在艰辛的6周的采访中，他拍摄了5000多张照片，《生活》杂志用8页刊登了相应的图片故事。

他不仅关注于人类所经历的灾难和遭受的苦痛，而且还关注于人类所创造的灿烂文明。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他拍摄了很多精美的欧洲宗教建筑，比如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梵蒂冈的建筑等。他颇受赞誉的照片是那些他在世界各地拍摄的著名艺术品的照片。另外，他还拍摄了很多国家皇室的照片。1985年他出版了个人摄影传记《委派》（On Assignment），还曾在1963年出版有《基督教珍宝——伟大的欧洲基督教建筑艺术》（Splendors of Christendom——Great Art Architecture in European Churches）。

凯瑟尔可以说是《生活》杂志摄影师中的明星，他的作品奠定了他在新闻摄影史中的地位。当有人问起他为什么要冒着危险拍摄希腊内战的时候，他的回答简单而直接：“总是要有人拍的。”

北京专题

1946年4月29日出版的《生活》杂志的封面文字是“北京，中国美丽的城市”。其中有关北京的专题名为《北京——中国古都丰富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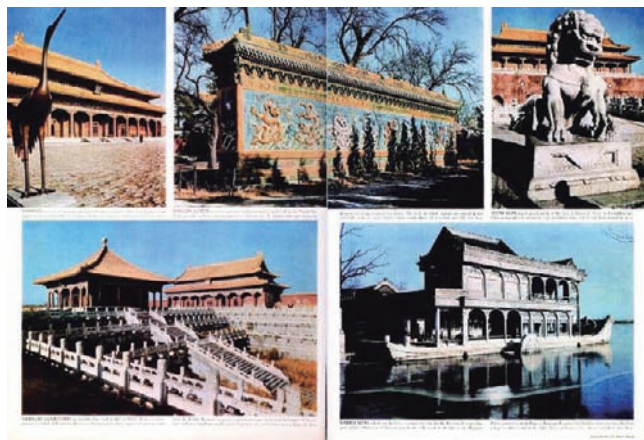
珍宝》。德米特里·凯瑟尔拍摄了很多当时并不向摄影师开放的艺术珍宝。专题的小标题有《艺术折射出中国的信仰和哲学》和《城市的建筑是古典的和精致的》等，由此我们可以对整个专题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同时也展现出德米特里·凯瑟尔在北京拍摄的重点，以及《生活》杂志乃至西方读者当时对于中国摄影报道的趣味。这个专题共有11页，对于《生活》杂志来说已经是相当大的专题了。

专题影像中所表现出的北京的风景名胜和文化遗产非常丰富，既有颐和园的牌楼，也有寺院的玉佛；既有精美的佛像，也有皇帝宝座和民族乐器；既有各种式样的佛塔，也有威严的建筑群落、大殿前静立的铜鹤；既有天安门的石狮子，也有颐和园的石舫；既有颐和园曲径通幽的长廊，也有故宫大殿华丽的藻井……北京古老的建筑样式、精美的佛教造像以及著名的风景名胜有机结合，整个摄影专题相当出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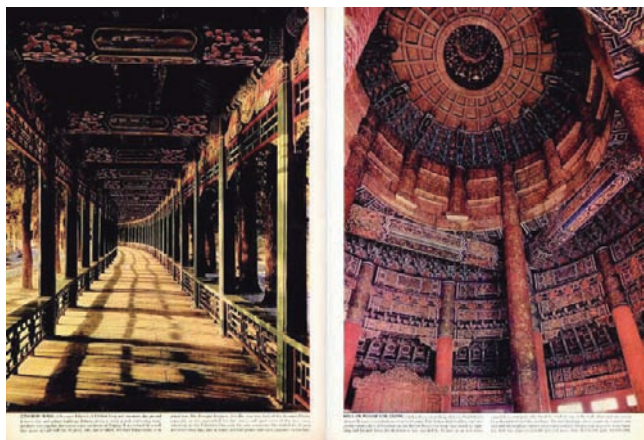
建筑格局

1946年的老北京皇城天安门地区仍然保持着原来的规划与模样。新中国成立之后，天安门与前门箭楼之间的建筑格局进行了数次调整，借助于1946年德米特里·凯瑟尔在正阳门城楼和箭楼拍摄的影像，我们对于当年天安门地区的建筑格局会有一个形象的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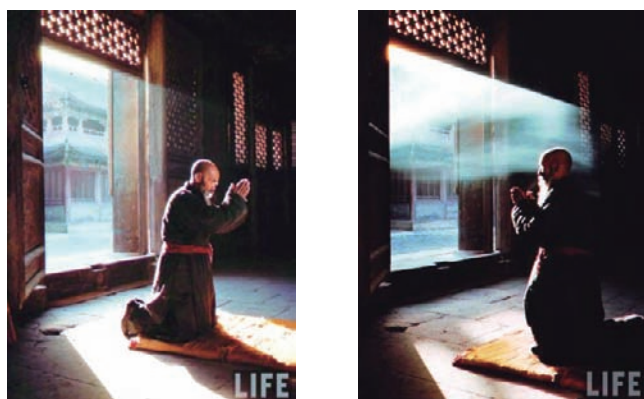
从整体上看，在1946年，从箭楼到天安门的整个建筑空间是用围墙封闭起来的，当然，围墙留出了东西两个方向行人和车辆穿行的门洞。在天安门前的金水桥东西两侧，以及正阳门靠北的东西两侧



1946年4月29日《生活》杂志中国北京专题



1946年4月29日《生活》杂志中国北京专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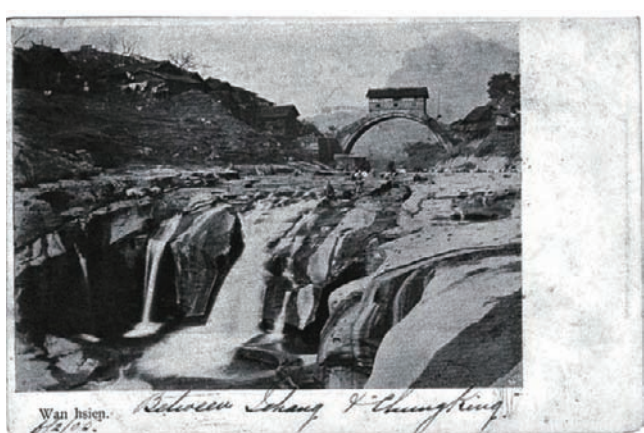
北京 1946年 德米特里·凯瑟尔 摄

都有门楼、门洞，而且一个点都有三个门洞。另外，当年这个庞大的建筑空间的东西长度实际上只是天安门本身的长度，也就是说，后来天安门广场扩建的时候拆掉了当年的整个围墙，包括门楼、门洞，对建筑空间在东西两个方向进行了扩展。这样，距离围墙东西两个方向不远的欧式建筑应该也被全部拆除了。另外，从凯瑟尔在前门箭楼向南拍摄的照片上看，从正阳门火车站到前门箭楼是呈现为弧形的杂乱的前门老火车站货场。

对于天安门这个在当时就具有标志性的地区，凯瑟尔进行了重点拍摄。他在不同时间从正阳门城楼上向北拍摄了多幅照片，有雪后阴天拍摄的照片，也有雪后晴天拍摄的照片，充分展现了不同光线条件下的这一地区的建筑格局。凯瑟尔为了突出天安门的历史象征意义，选择将金水桥边上的石狮子作为前景，使用直射光进行拍摄，形成了强烈的明暗对比，使得画面凝重，颇具神秘色彩。在最终刊登的专题中，《生活》杂志的编辑为了方便排版，对图片进行了裁剪，将横片裁剪成了竖片。

寺院中的老人

1946年，德米特里·凯瑟尔北京之行的主要拍摄目的是表现北京的建筑和艺术珍宝，因此在北京他拍摄的彩色人物照片很少，除了几张街头小贩的照片，剩下有人物形象的照片都是在寺院里拍摄的，其中有佛教寺院，也有藏传佛教寺院。



1906年由宜昌寄往爱尔兰的明信片上的万州桥

在凯瑟尔于寺庙拍摄的彩色照片中，我们看到几张有趣的照片，其表现的是一个寺院里上香的老人的照片。其中有一张是老人在香案前上香作揖的照片，也许由于人物背后照射过来的那束光线太过漂亮、太过迷人，在上香的老人作完揖之后，他又拍摄了老人在相反的方向作揖的照片。根据常识，一个香堂中最多有三个香案，很少会有在正面的香案对面还有香案的情况，所以一张照片让人颇感困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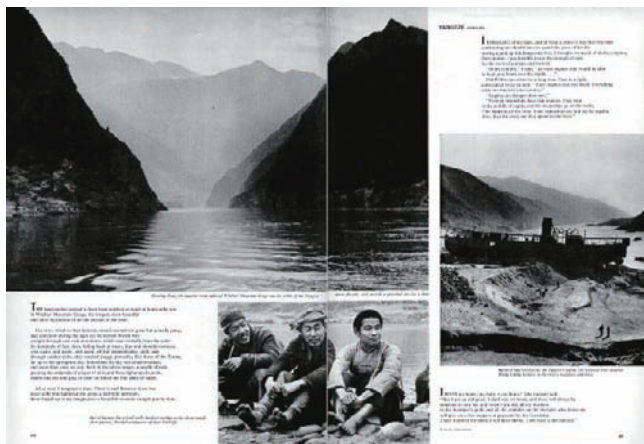
长江的故事

《生活》杂志1956年6月11日刊登了一个黑白摄影专题《长江的故事》，这是德米特里·凯瑟尔1946年受《生活》杂志委派拍摄的一个专题，为此，他在长江流域采访拍摄三个星期。这个专题当时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刊出，一种说法是与德米特里·凯瑟尔共同完成这个专题的编辑约翰·赫赛（John Hersey）在结束采访后，投身《生活》杂志的竞争对手《纽约客》杂志，这让当时的《生活》杂志老板大光其火，因此拒发了这个专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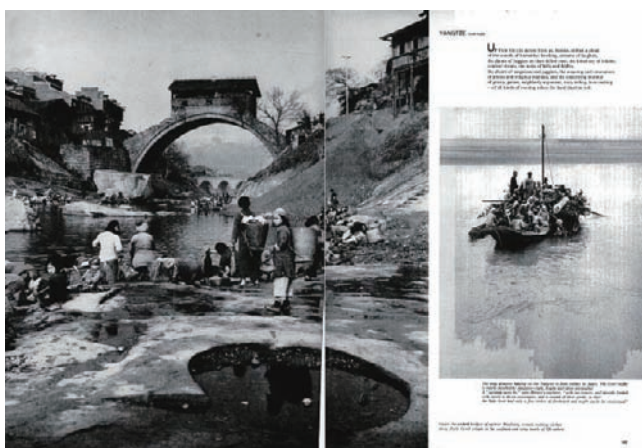
1950年，当年与德米特里·凯瑟尔合作的约翰·赫赛开始筹划撰写一本关于自己1946年中国之行的小说，此后数易其稿，最终在1956年完成并出版。这本小说的名字叫《一块鹅卵石》（A Single Pebble），以1946年他与德米特里·凯瑟尔在长江流域的所见所闻，以及德米特里·凯瑟尔拍摄到的长江及人们生活的影像为蓝本，以小说的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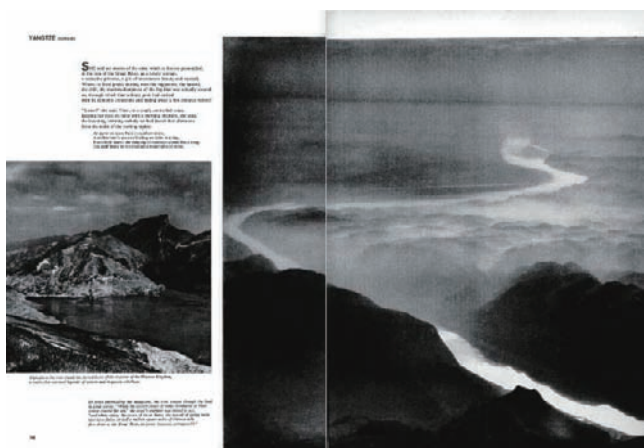
1956年6月11日《生活》杂志中国长江专题



1956年6月11日《生活》杂志中国长江专题



1956年6月11日《生活》杂志中国长江专题



1956年6月11日《生活》杂志中国长江专题

讲述了一个美国年轻工程师在长江寻找修建大坝坝址的独特经历。

10年之后的1956年,《生活》杂志以10个页码刊登了德米特里·凯瑟尔与约翰·赫赛共同完成的这个专题。这个专题的文字全部摘编自约翰·赫赛撰写的小说《一块鹅卵石》。整个专题以唐诗“朝辞白帝彩云间”结尾。

在这个专题中,我们既可以看到1946年长江流域秀美、壮丽的自然景色,也可以看到人们纯朴、恬静的生活。在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长江巫峡林立的峭壁、艰辛劳作但却乐观豁达的纤夫。其中一位纤夫这样描述了自己当时和未来的生活,“我没有家,我的身体就是我的家。”“但是我是一个老好人,我会呆在船上,总会有人雇我做工,当我老了的时候,我的船夫兄弟们和岸上认识我的头头脑脑都会给我一些钱来生活,这是对我们之间友谊的一种报答,这我就很满足了。我还会有一个体面的葬礼。”

在这个专题中,有几张照片非常珍贵,其中一张是表现四川省万州(原万县,Wanhsien)万州桥的照片,这张照片以在河边洗衣的妇女为前景,以远处的万州桥为衬托,表现了当年万县独特的历史人文景观。万州桥建于1870年,1970年被洪水冲毁。把这张照片与一张1906年由宜昌寄往爱尔兰的明信片上的万州桥的照片进行比较,虽然其中一张是中景,一张是远景,但是我们会吃惊地发现,在40年中,除了万州桥周围稍微增多的房屋之外,周围的地貌特征基本上没有多大的变化,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上世纪初中国乡镇经济发展的缓慢甚至停滞不前。但正是这种经济的低速增长,使得中国乡

村秀丽的自然景色以及人与环境的和谐关系在现实中得以保留和延续,后者也是约翰·赫赛的小说《一块鹅卵石》的表现主题之一。长江流量高、落差大,为了表现长江的气势以及长江周围的地貌特征,他上到山顶摄影或是乘飞机航拍了长江云蒸霞蔚、蜿蜒而至的照片,给人一种“长江之水天上来”的视觉感受。这张照片作为《长江的故事》专题的结尾,成为整个长江影像的点睛之笔,留给读者无尽的回味。

根据时任国民政府全国水力发电工程总处处长黄育贤1946年4月28日撰写的《陪同萨凡奇复勘三峡水力发电计划报告》一文(1997年S1期《湖北文史资料》)和相关的资料,我们可以了解到德米特里·凯瑟尔拍摄长江三峡的时代背景。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着手制定五年工业发展计划,著名的美国大坝专家萨凡奇开发长江三峡水力的计划得到了国民政府的重视,遂由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出面与美国内务部垦务局进行洽谈,以期中美合作设计三峡工程与开发三峡水力资源。1945年初,中美有关三峡工程谈判的消息在美国传媒开始传播。同年2月8日,美国新闻处发布了萨凡奇主持设计中国三峡工程的消息。1945年9月19日,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与美国垦务局签订了《合作设计三峡工程合约》。1945年11月21日,国民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了《长江三峡开发合约》。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之下,德米特里·凯瑟尔在结束自己在北京的拍摄任务之后,遂前往长江拍摄了反映即将成为中美技术和经济合作新亮点的专题,但这个合作很快因为经济原因而被搁置。✎